


中国方言学报

第五期

- 汉语方言音节结构差异与普通话语音教学·····万 波 张双庆
- 明清时代北部吴语人称代词及相关问题·····石汝杰
- 论海盐方言的声调·····陈忠敏 张梅静
- 从语音系统看昆明话和南京话的历史关系·····薛才德
- 吴语中的气流分调现象·····徐 越
- 湖北安陆方言的音变现象·····盛银花
- 唐代杭州口语韵考察·····郑 民
- 汨罗湘语的省合长音·····陈山青
- 山西晋城话的结构助词“这”和“那”·····焦妮娜
- 闽南方言“仔”缀的语法化·····杨秀明
- 临海方言音系及有关词汇、语法特点的研究·····蔡勇飞
- 说说杭州话里的“儿”·····鲍士杰
- 宁波方言词缀初探·····崔山佳
- 汉语亲属称谓的方言类型·····胡士云
- “恰”(gé)的音义及其地理分布·····罗福腾
- 穗、深、港译“名”差异浅探·····丘学强
- 平阳闽南话中的非典型语气词·····许小颖
- 深圳本土方言地理分布特点·····汤志祥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方言学报

第五期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方言学报.第五期/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0827-0

I.①中… II.①全… III.①汉语方言—丛刊
IV.①H1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14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Ó FĀNGYÁN XUÉBÀO

中国方言学报

第五期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827-0

2015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4

定价: 32.00 元

编辑说明

本期发表的文章是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4届学术年会(2007年,杭州)的论文,个别篇目是特约稿。所刊出的各篇均通过匿名审稿。

本期执行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冯爱珍 李 蓝 麦 耘 沈 明 项梦冰 赵日新

编务:

李 琦

对各位匿名审稿人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支持谨致谢忱。

目 录

汉语方言音节结构差异与普通话语音教学·····	万 波 张双庆	1
明清时代北部吴语人称代词及相关问题·····	石汝杰	25
论海盐方言的声调·····	陈忠敏 张梅静	45
从语音系统看昆明话和南京话的历史关系·····	薛才德	54
吴语中的气流分调现象·····	徐 越	65
湖北安陆方言的音变现象·····	盛银花	74
唐代杭州口语韵考察·····	郑 民	81
汨罗湘语的省合长音·····	陈山青	88
山西晋城话的结构助词“这”和“那”·····	焦妮娜	100
闽南方言“仔”缀的语法化·····	杨秀明	118
临海方言音系及有关词汇、语法特点的研究·····	蔡勇飞	130
说说杭州话里的“儿”·····	鲍士杰	140
宁波方言词缀初探·····	崔山佳	144
汉语亲属称谓的方言类型		
——以“祖称”与“父称”为例·····	胡士云	168
“恰”(gɛ)的音义及其地理分布		
——兼谈“轧”“辮”·····	罗福腾	177
港、穗、深译“名”差异浅探·····	丘学强	187
平阳闽南话中的非典型语气词·····	许小颖	197
深圳本土方言的地理分布特点·····	汤志祥	209

汉语方言音节结构差异与普通话语音教学

万 波¹ 张双庆²

(1,2.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1. wanbo@cuhk.edu.hk; 2. clrc@cuhk.edu.hk)

提要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与推广普通话紧密结合,为推广普通话服务;方言区的普通话教学要做到有效施教,也必须针对方言特点,充分利用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本文以音节结构类型方面较具南方方言特点的粤语为例,考察比较粤语和普通话的各种音节结构类型,归纳出粤语的音节结构式为(C)V(VE/N/P),普通话的音节结构式为(C)(VM)V(VE/N);指出粤语与普通话在音节结构方面的差异主要有两点:1.粤语无介音,2.普通话无塞音韵尾。据此,文章在比较分析各种汉语拼音教学法长短优劣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汉语拼音教学法——声韵连读法,并据粤语与普通话韵母对应特点,提出一套有助于消除港人丢失、混淆介音的偏误,同时也适合于汉语南方方言区普通话语音教学系统。

关键词 汉语方言 音节结构差异 汉语拼音教学法 普通话语音教学系统

壹 引言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是与推广民族共同语紧密结合,为普通话教学及推广服务。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兴起,虽然直接原因是西方语言学历史比较法传入的结果,但与当时的“国语运动”也大有关系。五十年代开展的全国汉语方言普查,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的目标更加明确。王福堂(1998:517)指出,这次方言普查工作共调查了大陆 1849 个县(市)的汉语方言,编写了各省区的方言概况 20 种,学话手册 300 余种。后来公开出版的方言概况有江苏省和上海市、四

川、河北、安徽等4种,学话手册70余种。这些成果不但为方言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对后来方言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各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另一方面看,在方言区推广和教学普通话,也必须针对方言特点,充分利用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才能取得成效。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真正能做到,并且做得好的却不多。在这方面,李荣先生的《语音常识》(笔名董少文,1988)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该书的显著特点,或者说优点之一,是从与方言比较的角度来阐述普通话(北京话)语音系统。王洪君(1995:3)指出,普通话韵母分类有两种方案:一种为现行高校现代汉语教科书都基本一致的方案,把普通话韵母分成单韵母、复韵母、鼻音韵母三大类;另一方案以《语音常识》为代表,把普通话韵母分成开尾韵母、元音尾韵母、鼻尾韵母、卷舌韵母四大类。后一分类在方言学界常见,但在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中的影响却不大。据其分析,李荣先生的分类,无论科学性或实用性都明显地比另一方案好,“更能很好地反映系统的格局”,“对于音系规则的描写也很有价值”,在音节结构的构造、语流音变、儿化等构词音变大的类或更小的类分组活动。我们十分赞同上述观点。尤其当中所提方言对应问题,因笔者身居香港“两文三语”的特殊语言环境,以及讲授普通话研究与教学、应用语言学、汉语方言学、音韵学导论等课程的需要,对粤语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情况略有观察,更觉相关分析切中肯綮。而重视对音节结构——声韵调拼合关系的分析(董少文,1988:84-97),则是上述韵母分类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关键。

本文拟在上述韵母分类基础上,以粤语为例,从音节结构类型的角度分析比较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异同,进而从科学性及实用性方面讨论汉语拼音教学法及普通话语音教学系统问题。对于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问题,除了一般注意到的声、韵、调三者的对应情况外,尤需关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音节结构的差异。就我们观察,这些差异是造成香港普通话学习者语音常见偏误的最主要因素。本文将在下文第二节首先讨论这一问题。其次,音节结构差异还会影响到汉语拼音教学法的成效,因此第三节比较分析各种汉语拼音教学法的长短优劣及其相关原因;在此基础上,第四节提出一种新的汉语拼音教学法——声韵连读法。

贰 粤语与普通话的音节结构差异

香港普通话学习者的最常见偏误,是在发带介音的音节时失落其中的介音,如把

“现象” xiànxàng [çiɛŋ ɿ çiaŋ ɿ] 说成 [sɛŋ ɿ saŋ ɿ], 把“学校” xuéxiào [çyɛ ɿ çiau ɿ] 说成 [sœ ɿ sau ɿ], “谢谢人家” 听来就像是“射射人渣”。不过有些人似乎又倒过来, 把本无介音的音节给加上了介音, 如把“早” zǎo 读成近似于“脚” jiǎo, 于是“早上好” 听来就像是“脚上好”; “上市的公司” 听来就像是“想死的公司”^①。一个失落介音, 一个增加介音, 表面上看两种现象刚好颠倒, 其实本质相同, 个中原因在于: 这里所说把“早”“上”读成近似“脚”“想”的这类音节, 当中的介音其实并不明显, “脚”的读音实际上是 [tçau] 或 [tʃau], “想”的读音实际上是 [çɑŋ] 或 [ʃɑŋ]。所以, 严格来说, 这类音节中并无介音, 只是由于声母误读成舌面音 ç 组或舌叶音 ʃ 组, 听起来好像带了介音罢了。上述现象究其成因, 则是由于香港粤语只有一套“啞音”(塞擦音及相应的擦音) 所致。根据个人发音习惯不同, 这套“啞音”有人读 s 组, 也有人读 ç 组或 ʃ 组^②, 各种读法属于不区别意义的自由变体。举个例子——“揸车”(开车), 有人说 [tsa ɿ ts'ɛ ɿ], 也有人说 [tça ɿ tç'ɛ ɿ] 或 [tʃa ɿ tʃ'ɛ ɿ]。要注意的是舌叶音 ʃ 组的发音并不“突唇”, 因此听感与舌面音 ç 组发音接近, 与英语突唇的舌叶音的音色不同。当有人把读 s 组的发音习惯带进普通话, 便出现前一种明显失落介音的情况; 当有人把读 ç 组或 ʃ 组的发音习惯带进普通话, 便出现后一种像是增加介音, 其实并未增加的情况。还需指出, 后一类香港学习者在发普通话“脚”“想”这类带介音音节时, 其音值其实与“早”“上”等一样, 仍然是 [tçau] 或 [tʃau]、[çɑŋ] 或 [ʃɑŋ] 一类读音, 只是由于声母读音与原音节相同或接近, 介音的失落在听感上没有前一种那么明显, 或可称为隐性失落。因此, 上述两种偏误虽然表现形式不同, 但实质却是一致的, 都属于失落介音现象。相对于内地来说, 为何香港普通话学习者这类偏误如此普遍? 比较粤语与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便不难明白, 这是受粤语音节结构的特点影响所致。

先看表一“粤语基本音节”^③。表中韵母按韵尾性质分为开尾韵、元音尾韵、鼻音尾韵、塞音尾韵四大类。鼻音自成音节附后。同一韵尾下再按韵腹圆唇与否排列。与普通话共有音节结构类型用宋体, 普通话所无结构类型用黑体, 字下加横线为白读音, 数码表示有音无字, 释义列于表下。

① 粤语“上市”二字均读阳上调, 如将方言调类带入普通话, 便误作上声。

②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 2003: 30) 对广州话声韵调系统的附注说明指出: “声母 tʃ、tʃ'、ʃ 发音部位偏后, 音色接近 tç、tç'、ç。”据我们听辨, 香港粤语的情况相同。

③ 汉语音节均带声调, 为分别起见, 本文把不带声调的声韵组合称作“基本音节”。

表一 粤语基本音节

声 韵	∅	p	p'	m	f	t	t'	n	l	k	k'	ŋ	h	kw	kw'	w	tʃ	tʃ'	ʃ	j
a	鸦	巴	趴	妈	花	打	他	拿	啦	家	卡	牙	虾	瓜	夸	娃	渣	叉	沙	也
ɛ	欸	啤	①	咩	啡	爹		呢	哩	嘅	骑		②			③	遮	车	些	爷
i		④		咪		响		呢									知	痴	诗	衣
ɔ	柯	波	棵	磨	科	多	拖	挪	罗	哥		俄	河	过		窝	左	初	所	哟
œ						朵	唾	⑤	⑥		锯	⑦	靴				⑧	⑨	⑩	
y																	诸	厨	书	于
u					夫					姑	箍					乌				
ai	挨	拜	派	埋	快	带	太	奶	拉	佳	楷	崖	鞋	乖	⑪	歪	斋	钗	晒	蹂
ɛi	矮	跛	批	迷	挥	低	梯	泥	黎	鸡	溪	危	系	归	规	威	挤	妻	西	拽
ei		悲	披	微	飞	地		你	李	基	棋		希							四
ɔi	哀					代	胎	内	来	该	慨	呆	开				灾	菜	腮	
ui		杯	配	煤	灰					瘡	溃					回				
au	拗	包	炮	矛				闹	捞	交	靠	咬	敲							
ɛu	欧	⑫	⑬	谋	浮	兜	偷	扭	流	救	沟	牛	喉				罩	抄	管	
iu		标	飘	苗		雕	挑	尿	料	骄	桥		器				洲	抽	收	优
ou	奥	煲	铺	无		刀	滔	奴	劳	高	傲	豪					遭	粗	苏	
øy						堆	推	女	雷	居	渠		虚				追	吹	衰	锐
am						担	贪	南	蓝	监		岩	咸				簪	参	三	蘸
ɛm	鹤	泵		⑭		枕	凶	谗	林	今	琴	⑮	含				针	侵	心	音
im						店	添	念	廉	兼	钳		谦				尖	签	蝉	淹
an	晏	班	攀	蛮	翻	单	滩	难	兰	奸	⑯	颜	闲	关		湾	赞	餐	山	
ɛn		宾	喷	蚊	分	单	吞	捻	⑰	根	勤	银	痕	关	昆	温	真	亲	身	因
in		边	编	棉		颠	天	年	连	坚	干		牵	军			煎	千	仙	烟
ɔn	安									干		岸	罕							
ən						敦	盾		轮											
yn						端	团	嫩	乱	娟	杈		圈				樽	春	询	润
un		搬	盘	门	欢									官		柜	专	穿	宣	冤

①p'ɛŋ~牌:扑克牌

②hɛŋ:乱翻

③wɛŋ:歪斜地敞开

④piŋ piŋ~:婴儿

⑤nœŋ:搓洗

⑥ləœŋ~口水:吐口水

⑦k'œŋ:搓成团

⑧tsœŋ:男童阴

⑨ts'œŋ:绷紧

⑩sœŋ:滑落

⑪kw'ai:顽皮、坏

⑫pœuŋ lœuŋ~:举止粗笨

⑬p'œuŋ:糠了萝卜失掉水分而中空

⑭mœmŋ食~~:婴儿进食

⑮ŋœmŋ~ts'œmŋ:啰唆

⑯k'anŋ一~牌:一组牌(麻将用语)

⑰lœnŋ频~:慌忙

续表一

声韵	∅	p p' m f	t t' n l	k k' ŋ h	kw kw' w	tʃ tʃ' ʃ j
aŋ	罨	① 烹 盲		冷	耕 硬 坑	逛 框 横
eŋ	莺	崩 朋 盟 掬	登 腾 能 楞	庚 鲠	哼	争 撑 生
eŋ		饼 平 命	钉 艇 靛	镜 ③	轻	增 层 笙
iŋ		兵 平 明 ④	丁 停 宁 零	经 倾 兴	炯 荣	精 青 腥 羸
oŋ	肮	帮 旁 忙 方	当 汤 囊 狼	江 抗 昂 康	光 狂 汪	晶 清 星 英
œŋ			⑤ 娘 良	姜 强 香		晶 清 星 英
uŋ	瓮	⑥ 碰 蒙 风	东 通 农 龙	工 穷	空	晶 清 星 英
ap	鸭		答 塔 纳 蜡	甲 狭		习 插 圾 ⑦
ep	⑧		查 ⑨ 粒 笠	急 给 喻 合		执 辑 湿 泣
ip			碟 贴 聂 猎	劫	胁	接 妾 撮 叶
at	压	八 抹 发	达 鞞 捺 辣	甲 ⑩	刮 挖	札 察 杀
et	⑪	不 匹 乜 忽	突 甩	吉 咳 迄 乞	骨 屈	质 七 失 一
it		必 撇 灭 ⑫	跌 铁 列	结 揭	歇 渴	节 设 窃 热
ot			咄 律	割		卒 出 率
et			夺 脱 劣	概 决 血		绝 撮 雪 月
yt					括 活	
ut		拔 泼 没 阔				
ak	握	白 拍 擘 ⑬		肋 革 ⑭ 额 客	捆 ⑮ 或	窄 策 索 ⑯
ek	握	北 麦	得 ⑰ 勒		⑱	则 测 塞
ek		壁 劈	笛 踢 叻	刷 吃		只 尺 石 益
rk		逼 辟 觅 ⑲	的 剔 匿 力	激 棘	虢 隙 域	积 戚 色 益
ok	恶	博 扑 剥 霍	铎 托 诺 落	各 确 乐 壳	国 扩 获	作 戳 索
œk			啄 秃 略	脚 却 哭		雀 卓 削 约
uk	屋	卜 仆 木 福	督 秃 绿	谷 曲		足 速 叔 肉
m	唔				嗽 哼	
ŋ	吴					

①paŋ┒横 paŋ┒: 蛮横无理

⑧ep┒: 泓

⑭k'ak┒~橙: 一瓣橘子

②kw'eŋ┒: 绊

⑨t'eŋ┒~陷: 非常严密

⑮kw'ak┒: 围绕、圈着

③k'eŋ┒┒灵~: 灵验

⑩ŋat┒: 尿臊味

⑯jak┒: 吃

④fiŋ┒: 甩

⑪et┒: 用力摁

⑰nek┒: 味苦

⑤tœŋ┒: 啄

⑫fiŋ┒: 以长条物抽打

⑱kwək┒┒硬~~: 物坚硬貌

⑥puŋ┒┒~墙: 一堵墙

⑬fak┒: 抽打

⑲fik┒: 甩

⑦jap┒: 质量差劣、次等

为便于观察,可将表一按声母与韵尾及韵腹的配合关系分别归纳为表二和表三:

表二 粤语声母与韵尾的配合关系

声母 \ 韵尾	-∅	-i	-u	-y	-m	-n	-ŋ	-p	-t	-k
p p' m f	+	+	+	-	-	+	+	-	+	+
t t' n l	+	+	+	+	+	+	+	+	+	+
k k' ŋ h	+	+	+	+	+	+	+	+	+	+
kw kw' w	+	+	-	-	-	+	+	-	+	+
tʃ tʃ' ʃ j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二显示,开尾韵及元音-i尾韵、鼻音-n、-ŋ尾韵、塞音-t、-k尾韵可与各组声母拼合,而元音-y尾韵、鼻音-m尾韵、塞音-p尾韵与各组声母拼合时则有所限制,不能与p组和kw组声母拼合^①。此外,还有-u尾韵不能与kw组声母、-y尾韵不能与零声母拼合。不难看出,除零声母外,上述声母及韵尾语音上都具有或双唇、或齿唇、或圆唇特征,因此出现所谓唇音共时限制现象。普通话虽无-y、-m、-p尾韵,但有-u尾韵au、ou,两韵同样不拼ku、k'u、xu合,性质与粤语相同。

表三 粤语声母与韵腹的配合关系

声母 \ 韵腹	a	ɐ	ɛ	i	ɔ	u	œ	y
p p' m f	+	+	+	+	+	+	-	-
t t' n l	+	+	+	+	+	+ ^②	+	+
k k' ŋ h	+	+	+	+	+	+	+	+
kw kw' w	+	+	+ ^③	+ ^④	+	-	-	-
tʃ tʃ' ʃ j	+	+	+	+	+	+	+	+
∅	+	+	+	+ ^⑥	+	+ ^④	-	-

表三所反映的p组声母不与圆唇韵腹œ、y拼合,kw组声母不与圆唇韵腹œ、y、u拼合,同样是粤语唇音共时限制规则的体现。从语音的共时变异角度看,唇音共时限制的实质属于一种语音异化现象。就香港粤语来说,kw组声母在ɔ元音前正在异化

① 就历时演变而言,粤语-y尾韵øy来源于早期粤语y的裂化,其演变过程为:y>øy/_ts,ts',s;n,l;k,k',h。这种音变的范围限于中古遇摄三等精、泥、见、晓组,古遇摄三等知、章、影组和日母。疑母字粤语今仍读y韵,而非组字则读u或ou韵,如表一中的“夫”fuŋ和“无”mouŋ,故粤语今无唇音声母与øy韵组合音节。其次,中古咸、深二摄今粤语今仍保留双唇韵尾-m、-p尾韵,但逢唇音古gu帮组字及古非组字出现异化,演变为-n、-t尾韵:-m、-p>-n、-t/_p,p',m,f(古帮、非组声母),如古咸摄字“犯法”,粤语今读fan² fat,古深摄字“品”今读pen,故粤语-m、-p尾韵不拼唇音声母。而粤东梅州客家话及闽语潮州话古咸摄字“犯法”今仍读-m、-p尾韵。

② 只限于uŋ、uk。

③ 只限于边际音节we,见表一③。

④ 只限于iŋ、ik。

为 k 组,可用公式概括为 kw>k/_ɔ, ɔŋ, ɔk。这一语音变异过程已接近完成,如“过”“广”“国”等字,港人多读kɔʻ、kɔŋ、kɔk,等^①,与“个”“港”“各”等同音。如此一来,“过人”便成了“个人”,“广大”成了“港大”,“国家”则与“各家”混同。至于 y 不与零声母相拼,看似与普通话有异,实则并无不同,只是由于音系处理上的差异,粤语和普通话中读音相同的“迂”音节,普通话处理为零声母与 y 韵母的拼合,粤语则处理为 j 声母与 y 韵母的拼合。同样情况还有“衣”“乌”音节,普通话分别处理为零声母与 i、u 韵母拼合^②,粤语则处理为 j 声母与 i 韵母的拼合;普通话处理为零声母与 u 韵母的拼合,粤语处理为 w 声母与 u 韵母的拼合。

普通话基本音节见表四。表中韵母按介音性质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大类,再据韵尾性质分为开尾韵、元音尾韵、鼻音尾韵三小类。与粤语相同音节结构类型用宋体,粤语所无音节结构类型用黑体:

表四 普通话基本音节

声韵	∅	p p' m f	t t' n l	k k' x	tɕ tɕ' ç	tʂ tʂ' ʂ ʐ	ts ts' s
i(ɚ)	儿 ^③					知 吃 诗 日	姿 疵 思
a	啊	巴 趴 妈 发	搭 他 拿 拉	沓 咖 哈		渣 插 沙	匝 擦 撒
o	哦 ^④	啲 嚜	咯				
ɤ	阿	么	德 特 讷 勒	歌 科 喝		遮 车 奢 惹	则 策 色
ɛ	诶 ^⑤						
ai	哀	掰 拍 埋	呆 胎 乃 来	该 开 咳		斋 拆 筛	灾 猜 鳃
ei	欸	杯 胚 眉 非	得 忒 馁 勒	给 尅 黑		这 谁	贼 辄
au	凹	包 抛 猫	刀 滔 挠 捞	高 考 蒿		招 抄 梢 饶	糟 操 骚
ou	欧	剖 哞 否	兜 偷 耨 搂	勾 抠 鞣		周 抽 收 柔	邹 凑 搜
an	安	班 潘 颀 番	单 滩 因 兰	甘 刊 歼		沾 撵 山 然	簪 参 三
ən	恩	奔 喷 闷 分	钝 嫩	根 啃 痕		针 嗔 深 人	怎 参 森
aŋ	肮	邦 兵 忙 方	当 汤 囊 郎	刚 康 夯		张 昌 商 嚷	脏 苍 桑
əŋ		崩 烹 蒙 风	登 腾 能 棱	庚 坑 亨		争 称 生 扔	增 层 僧
i	衣	逼 批 眯	低 梯 泥 犁		鸡 妻 西		
ia	鸦		嗲 俩		加 掐 虾		
iɛ	噎	鳖 撇 灭	爹 贴 捏 咧		街 切 歇		
io	唷						

① 粤语阴入大致按韵腹的元音长短分为两类。本文以一般的阴入调号表示来自短元音的上阴入(调值为[ɿ]5),以反向的阴入调号表示来自长元音的下阴入(调值[-ɿ]33)。

② 汉语拼音规定此类音节前面分别增加 y、w 作为音节标志,其作用与隔音符号(')相同。

③ 就共时语音系统而言,普通话儿韵[ɚ]可视为舌尖后元音韵母[ɻ]与零声母相拼时的条件变体。

④ o[ɔ]韵母属边际音,只出现在“哦”“啲”“嚜”“咯”等语气词中。

⑤ e[ɛ]韵母也属边际音,只出现在语气词“诶”中。

续表四

声韵	∅	p p' m f	t t' n l	k k' x	tɕ tɕ' ɕ	tʂ tʂ' ʂ ʐ	ts ts' s
iau	腰	标 瓢 喵	雕 挑 鸟 撩		焦 敲 消		
iou	优	缪	丢 妞 溜		纠 丘 休		
in	音	彬 拼 民	您 林		今 亲 心		
iŋ	英	兵 乒 明	丁 听 宁 拎		京 青 星		
ian	烟	边 偏 眠	颠 天 黏 联		坚 牵 先		
iaŋ	央		娘 良		江 腔 香		
iuŋ	雍				窘 穷 兄		
u	屋	补 扑 模 夫	督 秃 奴 卢	姑 哭 呼		朱 出 书 如	租 粗 苏
ua	蛙			瓜 夸 花		抓 欸 刷	
uo	窝	破① 坡 摸 佛	多 拖 挪 锣	锅 阔 豁		桌 戳 说 弱	嘍 搓 梭
uai	歪			乖 快 淮		拽 揣 衰	
uei	威		堆 推	规 亏 灰		追 吹 谁 蕤	嘴 催 虽
uan	弯		端 湍 暖 鸾	官 宽 欢		专 穿 栓 软	钻 窜 酸
uən	温		敦 吞 抡	滚 坤 昏		谆 春 吮 润	尊 村 孙
uaŋ	汪			光 筐 荒		庄 窗 双	
uəŋ (uŋ)	翁		冬 通 农 龙	公 空 烘		中 充 容	宗 聪 松
y	迂		女 驴		居 区 虚		
yɛ	约		虐 略		撮 缺 靴		
yn	晕				君 群 熏		
yan	冤				捐 圈 宣		

为便于观察分析,根据声母与介音及韵尾配合关系把表四简化为下页表五。观察表五可以发现,就声母与介音(四呼)的配合关系而言,普通话里 n、l 及零声母的拼合能力最强,可与全部四个介音组合。其次是 t、t' 和 p、p'、m,可与-∅、-i、-u 三个介音组合。但 p、p'、m 与-u 介音相拼限制较多,只能与 uo 韵相拼(汉语拼音标作 bo、po、mo),除此之外,合口呼就只能与 u 韵母组合。再次是 k 组、tʂ 组、ts 组声母及 f 声母,能与-∅、-u 两个介音相拼,其中 f 声母与-u 介音相拼的限制与 p、p'、m 相同。tɕ 组声母则可与-i、-y 两个介音相拼。

就韵尾与介音的配合关系而言,-n 韵尾和零韵尾能与所有介音配合。以韵腹 a 为例,-n 韵尾可与各介音配合:an、ian、uan、yan。其次,-i 韵尾能与-∅、-u 介音配合,不能与-i、-y 介音配合。如有 ai、uai,而无 *iai、*yai。-u 韵尾能与-∅、-i 介音配合,但不能与-u、-y 介音配合。如有 au、iau,而无 *uau、*yau。再次,-ŋ 韵尾能与-∅、

① 汉语拼音 bo[puo]、po[puo]、mo[muo]、fu[fuo]等四个音节按实际读音排在 uo 韵。

-i、-u-介音配合,不能与-y-介音配合。如有 aŋ、iaŋ、uaŋ,而无 *yaŋ。

表五 普通话声母与介音、韵尾配合关系

韵母 声母	尾韵 韵基 介音	零韵尾					元音韵尾				鼻音韵尾				
		ī	a	o	ɤ	ɛ	ai	ei	au	ou	an	ən	aŋ	əŋ	uŋ
∅	-∅-①	ī	a	o	ɤ	ɛ	ai	ei	au	ou	an	ən	aŋ	əŋ	
p p' m f		+	+	+	+	+	+	+	+	+	+	+	+	+	
t t' n l		+	+	+	+	+	+	+	+	+	+	+	+	+	
k k' x		+	+		+	+	+	+	+	+	+	+	+	+	
tʂ tʂ' ʂ ʐ		+	+		+		+		+	+	+	+	+	+	
ts ts' s		+	+		+		+	+	+	+	+	+	+	+	
∅	-i-	i	ia	io		iɛ			iau	iou	ian	in	iaŋ	iŋ	iuŋ
p p' m -		+				+			+	+	+	+		+	
t t' n l		+	+			+			+	+	+	+	+	+	
tʂ tʂ' ʂ		+	+			+			+	+	+	+	+	+	+
∅	-u-	u	ua	uo			uai	uei			uan	uən	uaŋ	uəŋ	-②
p p' m f		+		+											
t t' n l		+		+				+			+	+			+
k k' x		+	+	+			+	+			+	+	+		+
tʂ tʂ' ʂ ʐ		+	+	+			+	+			+	+	+		+
ts ts' s		+		+				+			+	+			+
∅	-y-	y				yɛ					yan	yn			
- - n l		+				+									
tʂ tʂ' ʂ		+				+					+	+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把粤语与普通话音节结构的同异归纳为下页表六(C=声母, V_M=介音, V=韵腹, V_E=元音韵尾, P=塞音韵尾, N=鼻音韵尾)。表中共列出 14 种音节结构类型。其中 1 至 6 是粤语和普通话都有的结构类型,共 6 种;7 至 12 为普通话有而粤语没有的结构类型,也有 6 种;13 至 14 为粤语有而代表元音韵尾,有两种。根据 1 至 6、13 至 14 所列粤语 8 种音节结构类型,可以概括出粤语的音节结构式为 (C)V(VE/N/p)③。根据 1-12 普通话 12 种音节结构类型,可以概括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式为 (C)(VM)V(VE/N)。根据全部 14 种音节结构类型,可以概括出汉语方

① 本文仿照“零声母”的称谓,以“零介音”(-∅-)来指称开口呼韵母的介音,以“零韵尾”来指称开尾韵的韵尾。

② uŋ 韵母不拼零声母。

③ 括号表示可以不出现的音节结构成分。

言的音节结构式为(C)(VM)V(VE/N/P)①。

表六 粤语与普通话音节结构差异比较表

类型	汉字	粤语	普通话	音节结构	粤普同异
1	阿	a	a	V	粤语、普通话共有音节结构类型 6 种
2	欧	eu	ou	V+V _E	
3	妈	ma	ma	C+V	
4	安	ɔn	an	V+N	
5	每	mui	mei	C+V+V _E	
6	郎	lɔŋ	laŋ	C+V+N	
7	鸦	-(a)	ia	V _M +V	普通话有, 粤语无的音节结构类型 6 种
8	腰	-(iu)	iau	V _M +V+V _E	
9	冤	-(yn)	yan	V _M +V+N	
10	罗	-(lɔ)	luo	C+V _M +V	
11	秒	-(miu)	miau	C+V _M +V+V _E	
12	乱	-(lyn)	luan	C+V _M +V+N	
13	鸭	ap	-(ia)	V+P	粤语有, 普通话无的音节结构类型 2 种
14	莫	mɔk	-(mo)	C+V+P	
音节结构式		(C)V(V _E /N/P)	(C)(V _M)V(V _E /N)	(C)(V _M)V(V _E /N/P)	共 14 种音节结构类型

比较上述粤语和普通话的音节结构类型,可以把粤语和普通话的音节结构的主要差异概括为两点:一是粤语“无介音 V_M”;二是普通话无塞音韵尾 P。第二点没有不同意见,而且它只是音节构成要素韵尾之下的一种语音类型,不像介音属于音节的构成要素。所以下面着重讨论第一点。

按一般说法,“介音”是指介于声母和韵腹之间的元音。这固然不错。但从汉语音节结构要素的组合层次来看,说它是介于声母和传统音韵学中所言“韵”之间的成分更加合适。传统音韵学中的“韵”是汉语诗词押韵的依据,不同于现代所说的韵母,它是韵腹与韵尾的组合,可以称为“韵基”或“韵身”。如上文所述,普通话里有 -i-、-u-、-y- 三个介音,但在粤语里 i、u、y 的各有不同。下面分别讨论。

先说 y。y 在粤语里只出现于 y、yn、yt 三个韵母中。也就是说,y 只能做韵腹,不能出现在介音位置,即不能处于辅音声母与韵基之间,所以粤语无 -y- 介音的事实明确,没有不同意见。i 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粤语里,i 除了能做韵腹外,还可以出现在韵基前面的介音位置,如 ia、iɐi、iɐm、iɔk 等。这导致了对粤语有无介音的不同看法

① 笔者较为熟悉的赣语和闽语中还存在一些由元音、鼻音、塞音组合而成的双韵尾(或称复合韵尾)音节,如赣语江西南城话“国”kuɛiʔ,湖北通城麦市白沙话“骨”kuənʔ,闽语福建瓯语“反”xuaiŋ文,paŋ白,因此汉语方言音节结构式至少还可以增加三种双韵尾韵尾类型:(C)(V_M)V(V_E/N/P/V_EN/V_EP/NP)。

(黄家教, 1964; 李荣, 1983; 施其生, 1991; 麦耘, 1999; 刘叔新、刘艺, 2000; 王福堂, 2008)。据表一, 香港粤语里这类音节共有 20 个^①, 罗列如下: 也 ʃa | 爷 jɛ | 哟 jɔ | 踩白 ʃai | 拽扔; 抛 jɛi² | 优 jɛu | 锐 jɛy² | 蘸白 ʃam | 音 jɛm | 因 jɛn | 润 jɛn² | 赢 jɛŋ | 央 iɛŋ | 翁 jʊŋ | □质量差劣 jap, | 泣 jɛp, | 一 jɛt, | □吃 jak,^② | 约 jœk, | 肉 jʊk₂。从音系学角度来看, 设立一个声母即可减少了 20 个韵母, 符合音位处理的经济原则。不过表一清楚显示, 粤语中这类韵腹前带 i 的韵母只能与零声母拼合。而我们知道, 所谓零声母就是音节开首没有辅音声母。所以, 这类韵母实际上并不能跟辅音声母拼合。由此可见, 这类韵母中的 i 并非真正的介音。从声韵配合关系来看, 我们认为把它们处理为半元音声母 [j] 更为合适。就发音学角度而言, 这类音节开首的 i, 其读音实际上也略带摩擦, 不同于音节当中或末尾的 i。综上所述, 粤语音系当以设立半元音声母 j 为宜, 但这并非仅仅由于音系处理的经济原则, 更重要的是这样处理较能体现粤语声韵拼合关系的音系结构特点, 同时也可准确反映其实际音值。

再讨论 u。u 的情况与 i 又有不同。它除了做韵腹外, 也可以真正处于介音位置。即这类韵基前的 u 介音, 除了能与零声母拼合外, 还能与辅音声母拼合。因此, u 在粤语里的地位和性质, 学者们的意见更为分歧^③。观察表一可以发现, 能与这类 -u- 拼合的只限于舌面后塞音声母 k、k', 罗列如下: “瓜 kua | 过 kuo³ | 乖 kuai | 规 k'uɛi | 关 kuan | 昆 k'uan | 框 k'uaŋ | 轰 kuɛŋ | 炯 kuŋ | 刮 kuat, | 骨 kuɛt, | 掴 kuak, | □硬~~ kuɛk₂ | 隙 k'uɪk, | 国 kuɔk₂”等。从语音学角度来看, 这些音节中 u 的读音与普通话并没有什么分别。当然, 也有人认为粤语里的 u 发音比普通话要短些, 因此粤语里的 u 属 kw、kw' 的圆唇成分。其实即使如此, 这也只是发音特点的问题, 而非 u 的有无问题。因此, 这些音节中的 u 无疑属于介音。不过从粤语音系的整体情况来看, 我们认为还是应当把粤语中这类韵基前与 k、k' 声母拼合的 u 处理为声母中的圆唇成分, 并把与零声母拼合的 u 处理为声母, 即以设立 kw、kw'、w 三个圆唇声母为宜。理由有三: 第一, 就音系特点来看, 粤语韵腹前的 u, 其音韵分布范围比普通话要窄得多。表五清楚显示, 普通话里 -u- 介音可与所有声组拼合, 而粤语则

① 严格来说, jɛy、jɛn、iɛŋ、jœk 等四韵中的 j-, 由于受后接圆唇元音影响, 读音为 y-。

② 本字或与吴、湘、赣语的“噢”相同。噢, 《广韵》入声锡韵“苦击切”: “噢食。”少数中古开口三等溪母字, 粤语今读 j- 声母, 例如: 邱 jɛu | 钦 jɛm | 泣 jɛp。这些字和“噢”在吴、湘、赣语中一般都读 tɕ-。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 “噢”为梗摄开口四等字, 尚无此类读法的旁证。

③ 北大中文系 2003《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 采取折中做法, 只立 [j w] 两个声母, 保留 [-u-] 介音。

只能与 k、k' 及零声母拼合,因此与普通话做不同的处理,可以清楚地显示粤语声韵拼合关系的这一音系结构特点。第二,就音系的系统性而言,设立 w 声母正好与 j 声母相配,可以照顾到整个音系的平衡,而其实际音值也略带摩擦;三是设立 kw、kw'、w 三个声母符合音系处理的经济原则,可减省 -u- 类韵母 15 个。加上前文所言设立 j 声母可简省韵母 20 个,共计 35 个韵母。这样,粤语无介音便成为其音节结构类型的最显著特点。

回到本节开始所说香港普通话学习者最常见偏误——介音的丢失或混淆,其成因就在于粤语无介音这一音系特点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形成的负迁移。由于受母语发音习惯的影响,因此香港普通话学习者不习惯发带介音的音节,很自然会出现介音丢失或混淆的情况。据表四,普通话里这类带介音的音节共有 168 个。不过我们发现当中有两类音节香港学习者一般并不发生偏误:一类是 -i-、-u- 介音与零声母拼合音节,另一类是 -u- 介音与 k、k' 声母拼合音节。个中原因不难说明,乃因此类音节结构类型粤语中同样存在,只不过经上文讨论,我们已据粤语音系特点将之处理为 j、w、kw、kw' 声母音节。如果除去这两类音节,则剩下的 121 个带介音音节就是香港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的难点音节,约占普通话音节总数的 30%。

对普通话里这类带介音音节的发音偏误如何加以纠正,并引导学习者发出正确的读音? 汉语传统注音方法——反切及其改良过程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我们知道传统反切是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如宋代韵书《广韵》对“冬”的注音是“都宗切”。反切的原则是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包括声调)。今天我们借助拼音字母很容易明白上述反切原则:“冬”的读音“都宗切”可表示为“dūzōng”,但在古代没有拼音字母,要把声母和韵母分别从反切上下字中分离出来,然后再又拼合起来颇为不易,能入其门者可谓鲜矣。因此自宋代以后便开始对传统反切进行改良。改良反切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尽量做到连读反切上下字就能拼出被切字的读音来,其集大成者是清代李光地等奉敕所著,完成于 1726 年的《音韵阐微》。比如“团”,《广韵》为“度官切”,《音韵阐微》改良为“徒丸切”,前者无法拼合(度官 dùguān > 团 tuán),后者连读即可成音(徒丸 túwán > 团 tuán)。

这种反切连读法对纠正失落介音的发音偏误特别有效。如前文所述,由于粤语无 xiān(先)类音节,香港人很容易误读成 sēn [sɛn ɿ]。但如果把 xiān 分拆成两个无介音的声母音节“希 xī”和韵母“烟 iān”,香港人读起来便毫无困难了,因为两种音节类型是粤语里本来就有的。再连读两个音节 xiān,便可得到一个准确的 xiān。同样,xuē(靴)容易误读成 sē 的圆唇韵母[sœ ɿ],如分拆成 xūē,再加以连读,便也可以